

# 许承尧与汪采白的诗画酬唱

■盛学峰

我国传统文人交往之间很早就流行诗文酬唱的雅举,后来多才多艺的书画家,也将此雅兴衍生为诗画酬唱,不仅富有诗的意境,书法的精妙,更增添了画面的色彩。末代翰林许承尧是汪采白交往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们的关系不仅缘于许承尧是汪采白祖父汪宗沂的学生,而且体现在两人在艺术上多有合作,许承尧常为汪采白的画作题诗落款,诗书画结合,相得益彰。这种合作不仅提升了作品的艺术价值,也加深了他们的友谊。

汪采白(1887-1940年),歙县西溪人,名孔祁,字采伯,号澹庵,别号洗桐居士,学者称采白先生。汪采白是中国近代美术教育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是与黄宾虹同时继起的新安画派又一高峰,他把传统的青绿法融入到写绘黄山的创作中去,给落寂二百年的新安画坛重新注入了一股清新之气。许承尧(1874-1946年),歙县唐模人,名芑,字际唐、芑公、婆婆翰林,室名眠琴别圃、晋魏隋唐四十卷写经楼,近现代教育家、方志学家、诗人、书法家、文物鉴赏家。21岁中举后从汪宗沂治学,光绪三十年(1904)中进士,曾任甘肃省府秘书长、安徽省府顾问等职。著有《歙县志》《歙故》等。

汪采白不以诗文名,而所作清新可诵,极饶风致。诗多题画作品,汪世清、汪孝文、鲍义来编有《汪采白诗画录》。许承尧一生刻意为诗,造诣深湛,《疑庵诗》收录1787首。许承尧工书,擅长汉隶,又以隶法入楷书,娟劲挺秀,深得唐人神髓。当年黄宾虹还在上海的时候,曾代朋友求过许承尧书法,称许先生“法书近益浑古,海上书家已黜”。



汪采白绘画 许承尧题款 天都峰 中国画

许承尧收藏丰厚,从他的《咏斋中挂壁书画八首》可知其收藏之富,斋中挂壁书画有方环山画、朱竹垞书法、王阮亭书法、吴梅村画并书、施愚山书法、梅瞿山画、董其昌画、吴中道画、章太炎书法、龚半千画等。汪采白在许承尧的檀干园得读历代名家真迹,曾踏雪过唐模在许承尧的檀干园临过浙江的《晓江风便图》,酒后以李流芳笔意作《眠琴别圃图》,题记曰:“戊寅二月,与韶九踏雪过檀干,谒霁丈读渐师画,酒后拟李流芳笔,写此图。汪孔祁。”画中不仅有房屋、草亭、柳树、假山和怪石,还有一位老者执杖在通幽小路上行走,柳树旁有一琴台,两只小鸟在柳树上窃窃私语。此手卷清逸恬静,意境萧然,笔法劲挺,颇得李流芳山水画的精髓。许承尧在画上题:“黯黯春深雪,画人来叩门,酒酣微点笔,花气未能温。幽谷园林好,故家文采存。吾师

## 画是不能不变的

■潘丰泉

站在业界角度,回望不断图变的水墨画,若还是套用已然程式,停留固有的思维,很难显现扣人心弦的画面。这说明了有些程式,久成习惯便无声息可言,犹八股文,如此,鲜活的艺术灵性何来之有? 创新力或将殆尽?

唯有尽可能多地直面生动现场,才能创造性构建艺术多维形态。一方面是对现实主义精神内涵的活化,一方面是给予创作者的应变力,展现出灵活多变的空间,那种以不变应万变的躺平心态应摒弃。当画家灵活穿梭于不同领域大踏步前进,必将是多彩鲜活画面的到来。令人欣慰的是这一现象已然在年轻一代身上验证,他们捕捉生活细节的目光,对形式的巧妙妙想,他们不息的创作热情被寄予厚望,好比多年前一幅反映自行车题材的水墨画作《列队》,它不再停留于一般表呈,也不偏离于正常轨道,在及时回应人文关怀的当下,创作者的内心感受,被传递得恰到好处,使这一般画面在第四届“陆俨少”全国中国画展中得到好评。

虽然该类题材也被各种画法尝试譬如水彩画,但只是衬托人物形象的道具配景而已,而非主角形象,尤其是对不止一辆、几辆,而是几十辆甚至上百部自行车,密密麻麻,被挤压后的空间形态去作处理,尚有未尽意处,包括运用中国画语言



刘春华 列队 中国画

对该题材的触及表现。

作为现代人出门的代步工具,许多社区、校园和商业圈周边,停放着各式各样的自行车,方便人们出行,对事物始终充满好奇心的年轻人一定是看到了什么,或许题材,有让他一鼓作气的着力点和尽情发挥的兴奋点?

因此,说它是一幅借刻画非机动工具以表现当代人生息的水墨新作,不假,时代气息尽现。

一场场画展办下来,画者和观众皆盼着佳作叠现。作为“陆俨少”画展的主办方,对还在院校学习的艺术生以及毕业后仍在中国画领域拼搏的年轻画家甚是了

迁化久,拭目对贤孙。采伯为予作此图,图成漫题其后。疑翁许承尧。”

许承尧每得心爱之物,汪采白常会作画以记。1933年秋,许承尧在上海购得厉鹗《宋诗纪事》稿本,汪采白为其作《西溪图》与《秋菴图》,并记:“际唐世叔游沪,得厉(鹗)《宋诗纪事》以归。书为徵君手录,完整无缺,真堪宝贵。凡属知友皆赠文字书画记盛。余以写此图博粲。孔祁。”许承尧又得晶阳子《红叶白石图》立轴,汪采白为其“背临一帧”,许承尧在图上题诗跋:“吾乡论画笔,昔有晶阳子。其人介僻亦恢诡,画则肖之雄且侈。用墨焦湿各破纸,生气拂拂出十指。吾尝得一帧,众史不敢拟。韬庐旧日扶床孙,中岁研精通画理。酒酣奋笔为我摹,惊看竟已得其似。中间瘦干棱棱起,晚叶参差红可喜。丈人之面何斑斓,雨溜霜穿愈妍美。画成急欲付装池,时一展观仍在几。因思吾友老杏墩,倔强穷经卧闾里。骨重神寒晚更坚,此石此藤差可比。珍重题诗远寄将,祝君岁岁酩酊紫。今年乘兴饶来游,更扫柴门迎杖履。”

据《汪采白诗画录》载,“汪训昭,(汪采白)先生近属从兄,好制手工艺品,治手杖极精致,为时所称。”汪采白先生曾为汪训昭画有一幅《西溪泛舟图》立轴,上署:“新安画家大都学倪黄,清疏淡逸,极士夫之能事。余当握管,每喜学之。此作于慕倩为近,以速成,未免笔墨荒率耳。孔祁。”许承尧在画上题诗:“吾乡好山水,清旷尤可爱。西溪溪水边,妍丽寡俦对。六朝烟水气,饰事寄咏绘。拿前与扶杖,意足各无碍。我拜一筇遗,相从忘衰退。癸酉(1933

年)初冬客西园,为训昭先生题。是日,君以手治一杖见贶。芑翁许承尧试宋砚。”

汪采白曾为曹一尘作《曹一尘草堂图》,许承尧题诗四首:“绕屋清溪洁似环,冲融明镜景松关。主人自有村居课,洗砚归来月满山。”“读画论诗事最幽,人间冷癖易相投。笋舆卅里闲踪迹,曾为披寻半日留。”“韬庐继起有童孙,画笔清妍有道根。一夕古欢千劫住,为从世外写微痕。”“大小何妨测化工,一微尘说地天通。空明水月谈何易? 且纳须弥芥子中。”诗中对韬庐童孙汪采白的绘画造诣大加赞赏。曹一尘(1902-1988年)原名颂增,字益丞,号一尘,又号蒿庐,晚号跛翁,歙县雄村人。1925年毕业于上海于复旦大学文史系,先后执教于安徽省立第四女中、徽州师范,曾任徽州师范校长。精于字画鉴赏及考证,在古鉢、金石学上建树犹深,工篆刻,诗文书画亦佳,与许承尧、黄宾虹、汪采白、徐丹甫等名家过从甚密,时有书札往来,研讨学术。

曾任第32集团军参谋长的刘广济(字菩航、璞珩)将军驻守徽州时,与许承尧、汪采白交往甚密,交谊笃厚,时有汪采白画作相赠,许承尧题诗作跋。戊寅年(1938年),汪采白为刘广济将军夫妇创作青绿山水画作三幅,一幅为新安山水,另两幅为黄山风光,作品俊逸新奇,潇洒畅快,清丽雅致。许承尧分别题诗并书:“峭壁倚长松,飞泉响深谷。洁极爱秋光,中有人如玉。”“曾到天都最上头,眼中了了见神州。扫除六合须君辈,不许沧溟起一沤。”“最艳是秋山,施朱出好颜。请看龙破壁,奇气不人间。”诗行云流水,书法刚劲老辣,与画面情景交融,并与当时抗战的情境和刘将军的形象相呼应,足见他们诗画的默契,酬唱的高妙,情感的深厚!(作者系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黄山市巅峰旅游研究中心主任)

料的转化,由此迸发出光芒,既是锻造,也是对形式风格一刻也不停地尝试改变。曾记否? 20世纪80年代的“半截子画展”、“星星画展”等多个对应于现状的探索性画展,被视为是改革开放初期较有创新性表现,虽说是小范围尝试,却引出争议,可见在习以为常的叙事手法中若有些变异,哪怕少量,也会屡遭质疑,以至于风格型表现之途总受阻。

而当下,各种各样的展览若是缺了这一类型的作品,是不够格的,原因在于它蒙蔽了大众探觅世界的好奇心,使艺术视野闭塞。难不成艺术的尽头只有重复重复? 而不是挑战? 和涅槃重生?

在展厅,最是惊喜的是一场场“视觉盛宴”,添光加彩已成趋势。“画是不能不变的”,正如近期厦门中华儿女美术馆推出的画展,一个以“江山、人民”为主题的新时代中国油画学术邀请展,参与活动的数十位油画家,不乏我们熟悉的写实画家们,他们以刚健之笔细腻地描绘江山新貌;而风格类型的画家们,他们大刀阔斧地借鉴写意手段涂划出带有视觉冲击力符号的抽象画作,前一种是对客观事物的细致观察,进而转化为创作者情感表露;后一种则是创作者的图式化表现,在似与不似之间想象勾染。无论怎样,首先要抱着对家国和主宰这一片土地人民的深情厚谊,有感而发。要始终围绕创新主体,活化现实精神并提升高度,如此将带出不负时代、不负丹青的多彩画卷来。(作者系厦门大学教授)